



09698

劉夫司成文集卷之三

吉水

劉應秋

臨川友人湯顯祖義仍父選

丹徒門人談自省季曾父閱

擬疏

擬安邊疏

館課

臣聞建天下之長利者患在失時圖天下之久安者戒於避事事者難成而易敗者也時者難得而易失者也是故達事幾者計久遠不計旦

劉大司成集

卷之三

乙

夕灼時宜者治未然不治已萌規旦夕之利則見以為養安卒至利一而害百亂乃滋焉避當事之譏則見以為持重迫其勢重而不可反危莫棘焉此謀臣策士之所為拊膺而歎而哲后察相之所嘗蒿日以思者也臣無暇遠舉第以今日之務所最切者為

陛下一籌之方今

堯舜在上臯夔在列登元愷於寮服蒐由光於草澤渾敦窮奇構抗饗饗之屬盡投四裔斯所

謂內君子外小人泰道之會也詎不稱已治已
安哉顧今日天下之患有不在中國而在外夷
有北虜於目前而莫測於將來者臣以爲北虜
是也夫賈誼當漢文帝朝圜土幾虛物力方盛
是時匈奴雖驕嫗亡禮狀其雖大僅足當漢一
大郡縣侵邊之覺故猶未聞也諒也怒朕遠慮
已爲奮其流涕長大息之譚有如今日酋虜猖
獗數舉人寇蹂躪我疆場虜劉我人民烽火之
警歲甚一歲月甚一月方諸孝文時事何如也

劉大司成集

卷之三

二

故臣之愚謂今天下非治且安固不可遂謂其

已治已安區區臣酋不足爲慮泄朕而不爲之

蚤計臣竊不知其可也蓋古之論治夷狄者曰

共義不過羈縻勿絕而已非有信義足以固其

心非有刑威足以制其命故忝則勿追來則有

備因時而葺防令不能爲中國患焉如是止也

漢自劉敬主和議以來世約爲婚姻之國其弊

至屈中國以事夷狄誠有如賈誼首下是上之

歎者已而兵連禍結卒不爲休乃追悔已事開

玉關通西域斷匈奴右臂而絕其入路自是遠徙慕壯竟西漢無虜患焉吁此非其明效大驗耶況我

國朝餘二百年所承平如一日風所稱天驕歷代患之者坐丁衰運部落漸解氣勢漸孤邇年奉藩輸款求爲互市彼其心非誠服無貳也第恐我之乘弱而搗其虛迫於有所畏且將賈我以資氣力偵我以恣縱橫利之也故陽輸款以示彼之信令我無備而陰要利以成彼之勢坐

龜大司成集

卷之三

三

而因我其用謀亦大巧譎矣當此時制虜之權蓋在我而不在彼也藉令納其款而無許其市堅其所畏而塞其所利彼之勢日詘而我之備日嚴虜計將安施哉乃昔之計邊者以爲款市最便此臣之所未解也大都不過苟安旦夕以幸無事陽沽款塞之名而陰釀開邊之患名在今日則已享其成患在它日則人任其責避事于已而嫁禍於人爲國家計長久者恐不如此也今之談不便者其說已具絕之不能悔之莫

及業已無如何矣顧救弊制變之策倘亦有出
萬全者否乎狗馬之念蓋不能無概于中也嘗
聞禦虜之道安內攘外二者而已所謂安內者
亡他固士心是也夫上之所求于下者欲其爲
我勞也欲其爲我死也而下之所望于上者饑
則欲食之也勞則欲息之也有功則欲賞之也
下以供其兩求而上不能償其三望國雖大兵
雖衆猶寡弱也誠使足其糧餉節其勞佚賞予
之典必厚歟戰之後必錄則上雖使之射雲中

劉大司成集

卷之三

四

之鴈鈞杜冥之魚其誰有不用命者士心歸也
所謂攘外者亡他修戰具是也古者簡輕銳以
充行陳設疑伏以亂視聽三軍之衆百萬之師
氣如飄風聲如雷霆蓋不待交兵接刃而積威
所震已足以褫敵人之魄矣至其碭路津關大
山名塞一人守隘千人弗敢過也又有金湯之
固焉故可守而守可攻而攻可行則行可止則
止無有不如意者具素豫也其在今日誠不知
其何如第聞虜以罷馬索我厚利犬羊之欲無

厭而帑藏之儲有限彼封疆之臣懼無以厭其
欲勢必啓釁則不得不取給於軍餉軍餉不足
又不得不取給於犒賞啼饑號寒之卒其心已
貳於我矣往者以壯兵不給更募南兵南兵之
餉三倍於北蓋其謀勇既足以服土著之衆而
其厚廩又足以安征旅之心處置猶得宜也今
則南兵旣壞於訓練之無素而糧餉且減壯兵
方憾於衣食之不充而侵薄愈甚南北之兵吾
見兩相仇而不相能也夫且自攻也何以攻人

劉大司成集

卷之三

五

如是而謂之內安可乎語曰習而後用一以當
百佚而待勞所向無敵今之兵糟糠不厭裋褐
不完日疲於奔命其氣已萎繭而不振操閱之
令亦且視爲文具朝被介冑暮爲游蕩卒然有
警蓋不戰而已枕籍矣卽有兵何賴焉宣薊之
間所謂藩籬之與門庭其勢相爲唇齒而兩者
較之在藩籬尤急今顧撤宣鎮之兵以守薊門
庭得矣如藩籬何脫虜一旦深入將焉待之如
是而欲以攘外得乎由斯以譚大都患在將兵

者不得其人也古之所稱爲良將者暑不張蓋
寒不披裘過險必下登山不乘軍食熟然後敢
食軍井通然後敢息與士卒同甘苦故能合三
軍爲一人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動無不應今
之將視卒之疾苦邈然不啻秦越第擁虛權以
作威福譚文墨以買聲名其下則酣迷於酒色
之場至有虜衆入犯若罔聞知反掩敗爲功殺
良民爲首級以希功賞未幾而封爵之命且下
偃然視爲故物積習成風已非一日之故矣可

不爲寒心哉雖然天下亦未嘗無良將惟上所
御而已御得其道則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
狙詐咸作敵故自昔用將或舉之盜賊或舉之
囚獄惟其驍勇方略可當一臂卽使詐可也使
貪可也使愚可也如吳起忍人也而魏用之呂
韓信袴下士也而漢用之興劇孟洛陽大俠也
而吳楚不用則卒爲漢擒朱克融河北名豪也
唐不用遂失河朔今之天下聞固有才將可使
者乃或以名節不檢斥之棄有用之才置無用

之地國家邊事方亟奈何令有遺將哉驍勇方
畧之士正則爲才衰則爲奸用之則爲力不用
則爲亂又非細故不可不察也臣本章句儒生
目不識刁斗耳不習鼓鼙何足與議國家大計
戒張皇閔閔皇皇真如亂危之將至思深哉其
制治保邦之心乎故臣雖至愚亦以爲今日治
安之務安莫有要於邊防者及今不圖是謂失
時知難而退是謂避事此兩者以之全軀守常
可也非所以論於

劉大司成集

卷之三

七

國家長久之計也杞人之憂如此

陛下試財擇焉不勝幸甚

議處宗藩事宜疏

館課

竊惟窮則必變所以權時宜也變而必通所以
順人情也震拘攣之見者知常而不知變執偏
方之議者知變而不知情固未有不知權變而
可以佐時勢之急亦未有不通輿情而可以計

長久之利者臣竊謂今日所議

宗藩是也

國朝今餘二百年所

天潢之派日衍月繁封爵滋益盛而歲祿滋益
訕無以處之恐傷

親親之恩有以加之又重元元之困蓋主計之
臣怒然深慮持盈廷之議而難爲籌也非一日
矣屬者

皇上俞言官之請特下

明詔敕科臣往

劉大司成集

卷之三

八

各宗會議其處置事宜業已有成奏矣

臣還視

奏中可謂善酌時宜曲當人情不加賦而祿自

足不紛更而計自定此公私兩利之法也

臣何

容置喙第臣之愚私懷過計求爲永便就其中

猶有一二可議者臣試言之

陛下試垂聽焉夫

宗藩之所最亟者給歲祿也今議各府照額均
支計指多寡而信縮之以爲常此於歲額之已

贏者似稱便矣其它藩不足則今日業已議稱

不過數年累訛累議是滋擾也可議一卽所稱
便者今稍贏矣而生齒亦且歲增近者五七年
遠者不下十年均屬不給補之恐不勝補不議
補而聽其告匱亦甚愆矣尚得爲長筴乎可議
二
各宗之告匱者大氏皆支庶也有如通融均支
則衰多益寡誠爲至平第恐信縮之柄勢必藉
手于

親郡王王而賢也則可少一聽私意以行愛憎
疏屬之得及期全給者或寡矣雖
朝廷令甲具在如末流何是使利權有專擅而

劉大司成集

卷之三

九

不均不和之弊起也可議三其有斷然可行行
之而永利者則惟開四民之業弛出城之禁嚴
吏氓之刑乎今夫庶民之家其祖父豈必皆有
世業遺其子孫然率世傳無乏者上之以布衣
取卿相蔚然亢宗次之收什一之息號稱素封
非甚不肖亦必不至爲溝中之殍此無它故則
以各有營業而日生不窮也今獨不可行於宗

室哉兩漢之法自王侯而降庶子無復爵土有
去而爲民者有自爲民而復仕於朝者唐宋亦
如之今擢用未試而遽謂宗室子弟習於怙侈
不必適於用又或慮其難制而禁錮之以一城
胡不引前朝事觀之也漢以朱虛侯而靖內難
宋以趙汝愚爲名執政類斌斌可紀今縱不可
使親禁掖握兵符豈遂登進無門乎古今人不
甚相遠惟上所風厲耳招者什一趨者什九誰
不爭自濯磨以象上指安所稱乏才哉儻謂將
軍中尉爵秩已貴倨不當列之儒生此特可自
聽其志不必過爲之限也不然彼其循循冠儒
冠服儒服以入見使者執強之耶蓋必有所甚
樂于彼而不甘心于此者夫固樂之奈何獨限
之也比如公卿之子業已蒙世廕矣然固有抱
珍蘊奇而亟亟欲自表暨者豈其堂堂

藩府而一無若人哉誠使貢舉之途一開令支
庶而下咸得試官自效其不材者亦得占田治
生而考績之法有司之禁皆比於民間卽有奇

衰安所由遲則坐食可益省而詔祿可常給計
無便於此者蓋科臣亦條及之而臣之意猶欲
其廣也臣往觀累年建議之臣嘗慮及此而竟
以廢格遂有今日之困失今不行恐又蹈後日
之悔伏願

陛下斷議而力行之豈惟彌患於目睫實可垂
裕于萬葉豈惟推恩於

藩府實可永利于社稷區區均條區區計補可
無俟講求矣臣章句監生一得之臆未知有當

劉大司成集

卷之三

十一

乎否幸

陛下財擇

擬匡衡論治性正家疏館課

陛下躬聖質撫萬方嘉與公卿大臣興化致理
昭宣祖烈日曷不遑可謂欲治之主然善氣未
迎奸邪不爲衰止者是臣下不稱而聖德本原
之地無有未純者乎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
審其情性性者王者所以盡人物而贊化育之
本務也不可不察也治性之術必矯其偏而歸

於正損其過以就於中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
和知慮漸深則通之以易良齊給便利則節之
以動止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溫厚慈祥則
斷之以禮義怠慢僇棄則繩之以端慤書曰沉
潛剛克高明柔克又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夫
好惡至易溺也剛柔至難諧也唯陛下戒其所
易無忘其所難則中和洽於民物而嘉祥通于
天地王道無以加矣臣又聞朝廷者天下之楨
幹也后妃之際綱紀繫焉綱紀失序難以言治
劉大司成集 卷之三 十二

朝廷不正難以化遠故詩首關雎正其始也綠
衣有刺防其微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順莫大
焉賤妨貴淫破義逆莫甚焉去順效逆是之爲
詩君人者將昭德塞邪以示刑百官猶懼或失
之而況詩常亂紀自朝廷始百官象之其又何
誅焉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古者聖王之
制禮也尊適而卑庶章服有等貴賤有位所以
重正體而別嫌疑明人倫而遠情欲蓋其慎也
天人主獨行於深宮舉動少有得失而萬里之

外應違立見自上世已來興衰之故恒必由之
臣願陛下遠覽明聖之制下鑒覆敗之轍無以
聲色害公義無以愛憎啓亂萌令海內昭然見
本朝之所貴然後禮讓可興大化可成也傳曰
正家而天下定矣在一加聖心焉不勝幸甚

對

雨雹對

能謀

陛下日新一德身理萬幾概然有登三咸五之
思然而協氣未盡洽嘉祥未盡臻屬者雨雹爲

劉大司成集

卷之三

十三

災則何以說也漢儒推求傳會旁引曲證牽合
時事蓋有所解有所未解者春秋書雹不一皆
不書事應聖人之旨微矣而傳稱申豐之對季
武子託答於凌人之失職淺之乎其說天也獨
其言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最爲近正
乃臣猶有辭焉謂聖世無雹固也不曰九年之
水七祀之旱乎堯湯已不免矣謂雹不爲災固
也然澤水之警桑林之禱何若是殷憂也夫天
有天之道人有人人之爲恐懼修省天之所以示

人也轉災爲祥人之所以勝天也譬之天不能無寒暑而裘葛旣備則寒暑可以無侵天不能無風雨而室蓋旣具則風雨可以無恐故言善而星退舍政修而蝗出境一郡國之長猶然矣況君天下者天子邪蓋陰陽之氣恒與人事相感通氣之行也時而順時而舛其復也時而速時而遲莫不有大焉主之聖人言人不言天于是天之時卒爲聖人用此無它以勝之道彌之也說者曰陰脅陽則雨雹又曰人主惡聞其過

劉大司成集

卷之三

十四

電亦應之今

陛下虛懷納忠羣思畢集嘉言罔伏上聖之資不加於此矣唯是

九重深邃之中旒纛以前容有所不見不聞者儻亦盭人心而乖天和乎臣未敢謂無也天心仁愛人君如嚴父之于子有過則怒爲之子者必齊悚夔夔負罪引慝不能一日解也然後可以底豫親心人君克謹天戒亦若子之事父然庶幾哉天意可回天變可弭而太和休嘉克登

宇宙間矣有備無患此臣所謂以人勝者也願
一加

聖心焉

表

擬

聖駕再祀

山陵盡觸昌平州今年田租守臣謝表館課

萬曆十一年某月某日恭遇

聖駕再祀

劉大司成集

卷之三

五

山陵盡觸昌平州今年田租臣等誠懼誠忭稽

首頓首謹奉

表稱

謝者伏以

大孝饗

親肅將殷祀

皇仁逮下曠蕩漢恩凡

日月之所臨胥

乾坤之再造山靈生色

帝德難名恭惟

皇上

元良鳳著

睿哲性成

孝敬洽

兩宮之歡允符虞舜周武

仁明燭萬姓之隱遠邁宋祖唐宗乃者德懋承

天志深念

祖覲耿光而揚大烈丕振先猷

劉大司成集

卷之三

十六

建皇極以叙彝倫適追來孝緬焉水木之想怛
然於楸之思自春徂秋感燧火之流速崇功報
德藉稷黍之苾芬不自臨之終非如在故雖止
輦之疏屢上其如陟

岵之懷彌殷爰飭工以戒途遂筮吉而載祀

龍驂鳳駕動搖天上星辰

鸞馭霓旌光映雲中日月仁率

祖而義率親儼若格思飲養陽而食養陰有斯

明享屬以

玄天純佑降瑞彩於

山陵深惟盛禮告成弘錫類于蒼赤

周恩大賚漢祖盡蠲推

祖宗之愛以及民念饑寒之故皆由已雖

輦轂之下地近陽春而

警驛所過澤如時雨昔元封神爵之季並紀覃

恩然秦時甘泉之祠總非今典固未有

至仁至孝陋漢官之威儀以助以休騰下民之

誥諺如今日者也臣等叨司守土幸沐

劉大司成集

卷之三

十七

恩光渙號蚤傳頓令幽戶盡曉解澤弘布已識

枯條徧春快臣民之殊遭侈今古之盛事起瘡

痍於掌上敢後承宣溥膏濡于域中願擴

孝理庶

神祇篤祐

九廟鞏磐石之安人物嬉恬萬年衍蘿圖之慶

蓋三王不足四而二帝可以三矣臣無任瞻

天仰

聖欣躍屏營之至

擬

上御武英殿賦臨軒策士歌

頒示廷臣謝表

甲午順天錄

宣德五年某月某日具官臣某等恭遇

皇上臨軒發策畢退御

武英殿

賦策士歌

頒示臣等謹奉

表稱

劉太司成集

卷之三

十八

謝者伏以

彤陛掄賢

念蓋臣之弼直

寶謨垂訓扃

睿藻於文思方弓旌初下之時寓銘鐸重懸之

意臣鄰動色俊乂拭目臣等誠懼誠忤稽首頓

首竊惟自古明揚之典原爲獻納之資上之非

以剖爵析圭羶悅寒峻下之非以雕蟲刻楮玉

炫明時虞室奏言于焉試績姬圖賓士示以周

行此在興賢與能之初疇非咨謀咨訪之地沿
及漢代備創諸途孝廉借物古於鄉人辟舉屬
柄操于州郡然賢良方正而外有直言極諫之
科第舉各一人則數不廣而行或一代則計不
長下逮隋唐祇精詞賦競假珍於玉樹竟何補
於衮衣讜直者難效有司倘儻者耻爲常調五
經之課不盡蟲門九品之衡虛煩入計建隆僅
拔萃于書判乾德兼取士以直方羔鴈非不成
羣綱羅終有遺行拔拾自許得一猶難博學掄
劉大司成集卷之三

十九

英爲銀黃而飾鞶帨明經覽俊以青紫而獵繆
湘上官府者無一適再適三適之功揚王庭者
負六經中經小經之典四門空闕三物何施獨
我

本朝參用前憲故所得多小大忠良之士而所
言皆

國家理亂之端自有制科以來無如

今日爲盛乃

主聖臣忠之會正

龍興虎變之期恭惟

皇帝陛下

道純精一

德妙函三

運撫離光上契圖書之蘊

文與賁采弘開薪樵之途茲當茅茹之彙征緬
想藥籠之兼蓄

虛懷自命藏實非賢

寄懷慨于劉蕡

劉大司成集

卷之三

二十

念朴忠之蘇轍夫劉蕡擯棄不達明聖之朝蘇
轍掄冠未際登庸之實當前不御空落魄于生
平異世相思猶

鑒忠于身後二臣可作千載餘榮市駿骨以爲
招幾籠媒而登駟惟茲濟濟之髦士感奮風雲
能無惘惘之畧言願披

日月况承

天語親灑

帝歌

堯思安安曼咸韶而儷曲

周文郁郁粲星緯以騰芒掩虞舜之薰風邁馭
湯之晨露如躋羣玉共覩叢雲對此目驚恍焉
神竦彼栢梁七字無禪昌言而沛邑三侯祇思
猛士肆今喜起真際明良似皇極之咏平康九
疇攸敘如卷阿之歌馮翼五福攸同念斯筐篚
笙簧之時孰非舟楫鹽梅之具必有崇論宏議
可行於今庶幾謨明弼諧無愧於古等捧

瑤篇而欽誦窺

劉大司成集

卷之三

二十一

寶墨以難賡敢不仰體

宸衷旁搜衆彥鬱鬱乎皆梗楠之選斯謂真材
炳炳焉若星日之垂敢忘

明詔伏願

法師蟻之智

明鑑水之規有嘉謀嘉猷不難舍已或逆心
耳務在同人大大

王言一

王心廓

昭代思皇之化外小人內君子術

丕基有道之長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感激屏營之至

誥勅

總督薊遼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誥

朕惟宣威靖亂雖臣子之素心錫爵報功乃朝廷之令典故有非常之績必隆異數之恩所以

劉大司成集

卷之三

二十二

礪世而教工豈直夸榮而示寵爾總督薊遼兵

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某胸藏韜畧志

效動勳以文武之全材任干城之重寄保釐東

上愈堅馬革之思鎖鑰北關丕奮鷹揚之勇屬

者蠢茲奴虜騷動邊疆數爲肘腋之虞實切腹

心之患爾乃義征不諛師出有名制勝筭于中

軍一鼓而千堆自厲陳利兵於間道再麾而萬

朽皆摧殲厥渠魁馘獻轅門之下殄其醜類威

騰沙漠之濱盡掃胡塵遂夷大難信王師之無

敵惟元老之壯猶平居則簡練有方臨事則機
宜悉中已震先聲之氣遂成薄伐之功昔驃騎
之破匈奴方斯茂矣卽吉甫之平玁狁何以過
之如彼殊勲宜膺懋賞是用進爾爲太子少保
錫之誥命於戲峻秩窮階朕旣不靳康侯之報
崇功廣業爾其可忘篤弼之恭當居寵而思危
務銷萌而厭難上媿兩階之化永垂萬世之休
克 乃心無替朕命欽哉

風異諭諸將敕

節選

劉大司成集

卷之

二十三

國家於沿邊諸郡設鎮置屯以宿將分據要害
蓋冀以扞禦黠虜保障社稷靖安疆圉比衛生
靈貴至重也邇年徼藉

九廟之靈邊鄙不聳四郊無壘亦惟爾將士有
力焉間者

天心示儆風霾異常黃沙翳日深惟厥咎憂在
夷狄蓋狂風之象於兆爲兵且犬羊何常之有
窺間覘隙乘風竊發卒然爲邊陲患安保無之
朕日夜惕厲如臨淵谷因知攸濟夫銷釁遏萌

備撤桑之戒者忠蓋之良摹也固圉奠邦寬宵
旰之憂者干城之上畧也是用申飭爾將士其
及時練卒簡馬繕治器械修葺藩垣申明紀律
時巡堡戍間出哨於邊城之外示虜先聲潛彌
異志有如獸心匪茹漸嚮內訌便當距守險隘
相機堵截毋或縱入需其情歸賈勇亟擊一大
創之其信地所分雖各有封域亦宜彼此互援
東西相應毋懷觀望坐失事機其諸疆場之事
一以付爾悉聽便宜朕不中制爾等當思國家

劉大司成集

卷之三

二十四

歲運邊儲索費鉅百萬計益以綈絮繒帛賞賜
不訾夫非田峻紅女之膏脂耶其意謂何昨歲
滇南遼左屢上首功朕卽不愛高爵重賞以示
勞勩又爾等所親承而睹聞者也國家待爾等
良厚爾等其尚一乃心力勉策大勲則朕猶有
殊常之報在藉令因仍故轍苟幸無事遷延而
諉避不忠無勇孰甚焉其以不用命論時則斮
戮汝朕不爾貫爾等咸聽朕命毋忽

擬戊戌科廷試策題

朕惟帝王上理期於大同而謨明底績要在和衷迺孔氏取和不取同何居世稱太和在成周宇宙顧其時師師濟濟或坐而論道或奔走而執事曰偶王曰篤棊總之同心共濟耳後世言和同者或謂內金而同情或謂如樂而同聲或謂以水濟水或謂雷同非福夫同而非也同人之辭何以有于宗于野和而是也和羹之義何以曰旣戒旣平意固各有當歟朕蒞天下二十

劉大司成集

卷之三

二十五

六載于茲尚亦思追古太和之治而比者豎氣洊臻休嘉靡鬯當官者不務精心而務修名則下撓其權而上溺其職言事者不務體國而務修意則內藏其便而外托之公巡察之臣成心爲師共任而不圖共理疆場之吏德心未廣同事而不期同謀守令不一意撫字而長華競士人不砥志真修而驚擻徒始猶背憎而今則顯訟矣始猶陰附而今且宣驕矣盈庭之議不勝聽而當幾或關其口築室之謀不勝爭而任事

則潰于成如是者同歟和歟將和與同無一可
者歟方今災沴頻仍夷虜弗靖朕誠未能和德
于上而日思孜孜卽靜攝有年乃心未敢忘四
遐也茲欲挽澆風崇雅道使卿大夫和于朝士
庶人和于野庶幾所謂上下勤恤以祈天永命
者必何施而後可爾多士試究言之其各宣乃
心稱朕意焉毋有所諱

檄

雲南鎮守約束土官檄

備課

劉大司成集

卷之三

二十六

諭爾撫慰長官等司爾西南諸夷自漢以牙
上置吏稱爲中國藩臣我

高皇帝受命撫有天下華夏蠻貊罔不率俾而
爾故元之遺孽把匝刺瓦爾密等據檄外馮陵
不供職貢

高皇帝命征南將軍稜威奮伐采玉阻擒首
帥於曲靖之西敗烏蠻於河渡之北席卷長驅
掃金馬碧鷄而撫金沙至於金齒不戰而服檄
定百蠻威加八譯

高皇帝尤念爾遼遠新附之衆亟圖安輯恐官
非其土不克爾諸爲諸夷慮于是因俗爲政分
設宣慰宣撫長官之職爵其酋領稍示羈縻是
我

國家有大造于爾也豈有他哉直欲爾鞏內捍
外緩則宣揚

國威俾蜂屯蟻聚者無所容急則控制要害令
豕突鴟張者不得恣世世盟誓以爲我不侵不
叛之臣我之百役相繼以與我從事于邊鄙無

劉大司成集

卷之三

二十七

有離邊我之願也爾之靈也不虞邇年來棄同
卽異不念我大德而有貳心於夷緬甸莽賊雄
恃南海負固已非一日正爾等乘機畫策芟敵
擐旗立功報主之秋爾乃固讐保寇輸欵于莽
反爲內應以偵我動靜而嚮導之使我不得大
利於莽也爾則使然追惟厥繇寔畏莽賊父子
之吞食而又貪其金銀奇貨之鈎賄也聞爾屬
更多以水遠火近爲言往往被其脅制奸絕我
好騷擾我人民蕩搖我邊垂以致順寧殘破騰

永樂危豈謂彼酋有馬象足乘有舟筏足濟水
陸並進安所不逞不知我

國家今日四郊無壘方內廓清猛臣武將折衝
萬里長戟勁弩之士樓船橫海之師其會如林
畜力待時并思一舉一旦謀力雲合指麾風從
烟塵蔽日旌旗流星虎步梟雄鋒鏑爭先屬者
桴鼓一震土崩魚爛兵不鈍鋒馬不再秣此皆
上天威明

社稷神武爾等所共覩也問爾之罪法當不貸

劉大司成集

卷之三

二十八

若屬無噍類矣我

國家惠顧前好開弘曠蕩惟翦除一二渠奸以
懲不壹其不在先惡之科者並從寬政赦其不
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故爾等猶得宅爾宅畝
爾田誰之賜耶今莽應裡雖潛竄狐鼠獷犴不
測然量螳臂不足以當車轍要領不足以膏齊

斧爾毋自撤其藩籬以啓門庭之寇其又何畏
國家所恩施于爾者不輕所賞賚于爾者不薄

爾惟謀長不自貽伊感抑又何所不利焉頗聞

爾等中有與莽結通昏姻冀以自固此何異鷓
鴉之鳥巢於葦苕者哉大兵所向勢如摧枯彼
酋方救死扶傷之不暇夫且自亡也何以固人
若折子破秬俱斃耳其自今以始屢然改容翻
然遠圖爭登前茅策立元勳生則有顯祿沒則
有榮名福之上也不然而量力度勢以存易亡
永作外屏毋爲戎首亦其次也若乃樂禍懷寧
迷而忘復忽朝陽之安甘折苕之末霆威一奮
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夫守官廢命不
爾審計之無忽敬布語言咸使知聞

劉大司成集

卷之三

二十九

諭朶顏等衛屬夷檄

館課

告朶顏等衛諸夷爾慕義嚮順之日久矣

高皇帝汎掃腥膻驅胡虜而逐之大漠之外是

時爾祖父以窮來歸

高皇帝嘉與更始爲分設三衛建守長以馭部

落稱爲外屏之臣逮

文皇帝靖難功成又念爾祖父從行有軍勞不
靳內地拔置之

累朝職貢不絕所賜予金縉歲歲無筭固以優
寵爾屬異它蕃族類也亦豈非欲其入捍中國
外拒夷狄永保我疆場無患也乎今我

國家之懷柔如故也賜予如故也爾屬亦既世
世嚮承之矣吾冀爾朝夕恪共無怠宣揚威命
光大祖父之烈豈其不念大德而有二心爾獨
未之思耶

劉大司成集

卷之三

三十

皇帝統一區宇撫臨中外南窮黑水北盡朔方
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罔不賓服願爲臣妾
爾聞之矣迺者東西奴虜蠢然騷動虔劉我人
民鹵掠我牛馬搖蕩我邊境追惟厥咎實由爾
等日偵我動靜而指授之名爲內臣實彼外援
是陽服而陰攜也幸賴

祖宗之靈王法所指鯨鯢就戮妖氛一清然爲
我中國患苦亦不少矣不知國家於爾何負也
爾等所受金帛宴賞孰非我中國田峻女紅之

膏血也者我何賴焉奈何不利禦寇而助之寇
反以分掠爲利耶藉中國之資以助夷狄以害
爲利於人爲不祥席國家之寵而以二事之於
臣爲不忠舉祖父世承之恩澤而不善自完於
子孫爲不順犯此三者罪當罔赦

皇帝猶貸爾以不歿曲冀改圖不者以赫赫明
威滅此何有若夫服而舍之逆而威之先王之
明憲也首惡者已誅而助叛者不討國家之殊
恩也故特文告諭爾其永堅從義世保寵靈惟
劉大司成集卷之三 三十一

爾其持鳥獸心自奉其洞以斷爾後亦惟爾爾
孰計之中國視夷狄孰重賞賚與分掠之利孰
多倚國之寵與犯順之難孰禍孰福各捐前過
毋有後悔其示所部咸令知
皇帝之意毋忽

致

九邊屯戍攷節課

今邊事所宜亟講者宜無如屯田矣民無養兵
之擾而士有足食之樂內無餽運之費而外有

守禦之備至便利也然漢自趙充國始屯金城九郡耳而儲蓄充實坐收萬金唐以韓重華爲營田使起振武而極于中受降城不過六百里歲收粟二十萬石所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矧國朝注意屯政視漢唐最詳考其地則東起遼海北跨大河西盡甘肅九邊延袤不下五千里沿邊置軍分軍立屯何寥遠也考其制則三分守城七分屯種人受田五十畝歲徵子粒上倉以正糧十二石自給以餘糧六石收備官軍俸劉大司成集

寄田于勢要而欺隱者多欺隱者多則不得不攤稅于佃軍而包賠愈困卽不盡填溝壑有逃亡已爾故不革贍田則隱占未可理也荒蕪之漸也自徵科始也沿邊之田稱膏腴者十之二三而沙石榛莽者過半也卽膏腴矣山水暴漲幾變海桑者有之虜騎蹂踐有稼無穡者有之國初緩其歲輸之粟作之數年乃從薄徵永樂中聽軍民自願開墾不拘頃畝不徵于官又令官市牛置具給之屯種正統四年大同宣府遼

東陝西沿邊空曠之處許官軍盡力耕種免其子粒八年減延綏等處屯糧每百畝歲納止四石一時稱便其後但聞清丈不聞勘除但聞增糧不聞減稅甚者阡陌未成已登尺籍民何利焉而自貽之戚耶故不議緩徵則荒蕪未可闢也通責之煩也以人無定業而賦有定則也歛不以時而責有於無也年歲有豐凶地力有上下不量歲而徵則有逋不度地而徵則有逋產去而稅存則有逋出粟而入銀則有逋均攤者

或以一人而償兩人之稅帶徵者至以一年而
責數年之償若乃屯頭代比抽丁補伍繇役且
種種矣貧者日逋富者亦貧積逋何時已也有
司以取盈爲能主計以催科課功民安得不滋
病而田安得不滋廢乎故蠲逋之詔宜下也侵
漁之起也以不輸本色而輸折色也不輸之屯
所而輸之縣官也輸折色則吏胥上下其手而
借移之弊生輸縣官則支給後先其期而乾沒
之弊生當其歛也易銀難是以數鍾當一鍾也

劉大司成集

卷之三

三十四

逮其散也貿粟難是以一金費數金也于是有
米珠芻桂之謠無飽歌騰槽之風而

國家之困轉運也抑又甚矣故折色之令宜改
也大抵法弊於積習人難與慮始議清革則見
以爲賈怨議緩徵則見以爲遺利議蠲逋則謂
而恩而損課議改折則謂紛更而擾事夫膠拘
攀之見而鮮謀長之思析秋毫之利而失萬全
之圖無乃非筴乎蓋屯田之壞所從來矣方今
九邊之地如故也聞之道路固有軍民願爲開

墾而憚于起科當事者屢勤召佃而卒鮮承應者彼豈非樂生而趨利之民哉聞於上之意指而懷貳自沮也今誠有謀國如家拊民如子如渤海如南陽其人也者巡行田間而時勞來之而又得請便宜從事無繩以文法曠然與三軍百姓更始則出令曰願墾田者聽其自便腹裏沃饒三年後量徵本色其瀕邊曠土澤藪葑蕀之場永不起科又令曰墾田既成有乘利告復故業者勿許有勢家請乞占奪者勿許如是人

劉大司成集

卷之三

三十五

其有不樂從者乎不過數年軍有餘餼馬有餘芻度支錢可議省也召商開市鹽利盛行東南賦可議減也部曲相保且耕且守客兵可議罷也比閭之衆樂歸什伍抽丁可議行也兵食足則軍威自振邊塞實則虜情可得卽三河套中之地可議復也計無便於此者故曰上者因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王人者導利而布之下胡可爭也審幾達宜惟在因之哉惟在因之哉作九邊屯政攷

夫鹽之爲用非若五穀麻絲之最切虞夏時僅以充貢未嘗專取於民也自管仲擅山海之利而鹽筴始征漢用桑孔之謀而鹽禁始重迄于唐宋利源愈益開征榷愈益多蓋天下財賦鹽居其半而談利害者亦紛然費講求矣我

聖祖獨觀大計深惟永利念邊臣險遠兵餉不充而糧運勞費乃以鹽糧召商開中令其輸粟實邊謂之飛輓嘗試考之有數便焉商人自募

劉大司成集

卷之三

三十六

民耕種塞下得粟以輸邊有償鹽之利無運粟之苦使一流亡之民因商召募得力作而食其利便二兵卒就地受粟無和糴之擾無侵漁之弊便三不煩轉運而坐得芻糧以佐軍興又國家所稱爲大便者至如存卹竈戶則給鹵地給草場給工本鈔而免其雜差甚良法也比其後也奸商販私鹽以壅正額貧竈挾餘鹽以市商利乃令給官鈔以收餘鹽輕課稅以杜私販已又下令曰販私鹽者絞挾餘鹽者絞可謂纖悉

靡有遺筭矣藉第令遵成法而不變即可令國
家千萬億年邊用無乏時豈不大愉快乎奈何
議論之臣喜爲紛更暗末流而捐必然之畫計
目前而亡長却之慮有見謂本色莫如折色便
於是起自三錢五分浸尋至六錢七錢課日不
貲兼之有支給之難有補賠之累而商病矣有
見謂給粟莫如納鈔便又復改爲鹽糧于是餘
鹽不見加多而鹽糧卒難議減且也草鹵之場
占没于勢要稱貸之息倍入于富室而竈病矣

劉大司成集

卷之三

三十七

商人避正課之害不借影於私鹽竈戶無餘鹽
之利不得不私賣以聊生甚者招致亡命挾海
負險官兵不敢拒有司不敢言卒致官鹽日滯
芻糧日匱名曰召商實則里中窶人家無宿春
者也名曰中鹽實則轉販數手而不知誰之子
也一旦邊城有警倉皇失措召商而商不從輓
餉而餉不繼其病兵民病國家可勝道哉今之
議者又曰世稱米鹽言同用也乃五穀與民無
禁而獨于鹽禁其弊至禁愈嚴而貧民愈甚富

室愈橫盜賊愈熾殆非所以同民利示天下至公也寬之便噫文學之策已不能行之漢矣如今日何矧

皇祖之法今具在先朝之流弊可鑒爲此說者愚竊謂非計也無亦申明

祖制與天下共遵守可乎邊方曠土皆可耕之田也嗷嗷待哺皆能耕之人也斥鹵草場今非不足也士馬糧饌今非有餘也如輸納之令則本色可無折而正課自不能壅如種邊之令則得粟可無難而寔民且有所給粟以收餘鹽卽無工本而竈不患貧民利鹽而樂輸粟卽無遠運而兵有餘餉凡此皆

祖宗朝故事特在今日一遵行之而已他如晒

鹽不便則議通融鹽花不敷則議酌補河東額課則議輕減超支報納則議派分議者非不斌斌要之一時權宜之策非澄本清源之論也善乎先臣有言治鹽利猶治河患也治鹽利不究弊源惟末流之防猶治河患不去壅淤而愈築

愈瀆亦勢也故今之計惟在慎簡廉能有力者
爲御史出而操理鹽之柄而專任之以責其成
功卽

祖宗法度不難復而邊用可永無患計無便於
此者夫

祖宗立一法其經畫凡幾心思其商求凡幾賢
哲必萬不可易而後著爲令甲彼區區持論目
捷而輕變成法者愚之所未解也嗟嗟天下事
皆若此獨鹽政云乎哉

劉大司成集

卷之三

三十九

議

正文體議 館課

今天下懷瑾握瑜之士鋒起於籍林茗發於文
囿飛談天之斷舌侈雕龍之軼材深者極虞淵
高者窮霄漢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豈不謂
人握靈蛇之珠家抱荆山之玉哉斌斌然盛矣
顧浮文勝斯雅道傷醇質漓而世風頹憂世者
蓋廩廩焉有不容不爲之議者夫文章之興與
天地並將特恢張藻績夸艷耳目取色澤之似

焉爾已也則文誠不技也壯士且羞爲之有如
傳理闡義則聖真賴以統一天謨陳烈則國是
賴以宣颺發通行遠則哲範賴以明徵敷言垂
訓則民志賴以安定若是文胡可少之也吾意
玄解之宰尋形律以定墨獨照之匠闕意象而
運斤苟稱是焉足矣而浸浸淫淫競以吊詭爲
奇以靡曼爲富以虛誕爲高以穿鑿爲新此何
爲者耶夫拊盆叩篔非清廟之奏也剪華楮葉
非化工之巧也一意兩出駢拇枝指之類也出

有人幻雲將鬼張之智也縱令匠心刻腎星稠
綺合於道何載於世何裨祗足昭其爲步耶
而輦西施耳蓋文體之敝也非一日矣茲欲正
之遵何術而可愚嘗逖覽今古文體高下與時
代變而轉移化導之機則其本在人心其要在
學術今夫黃唐之文淳而質虞夏之文質而辨
商周之文麗而雅楚漢則侈而黠矣魏晉則淺
而綺矣唐茁而排宋繁而鑿由質及鑿彌近彌
澹雖固其特使然然當時之學術人心亦大較

可觀已三代而上人無異學家無私書上而將
相大臣有雉魯少文之風下而吏士元元有樸
茂愿恪之俗不求爲文而據事陳詞宅心敷說
文自至焉故曰三代無文人言不徒以文也及
周而文已郁郁矣曲士橫說漸以起而先進之
風漸以漓孔子慮天下後世將縱其才情之所
極而無教以束之也乃刪述六經而大義始炳
易張十翼書標七觀詩列四始禮正五經春秋

劉大司成集

卷之三

四十一

焉是故詔誥策檄書之流也序說論議易之流
也賦誦歌讚詩之流也祭祀哀誅禮之流也紀
傳箴銘春秋之流也今六籍之文昭如日星非
所謂文章正體乎誠使天下綴文之士沉思者
傾其瀝液巧心者漱其芳潤擷其華而無忘其
實摘其藻而不失其真諸所撰著一稟經以製
式酌雅以富言若然者有六善焉一曰情深而
不詭二曰風清而不雜三曰事信而不誕四曰
義直而不回五曰體約而不蕪六曰文麗而不

遙何者文者心之聲而六經者聖人之心學也
根心爲經攄詞爲文此夫本根實而華滋茂泉
源清而流自芳雖洩秘圖書掩奇科斗衙官屈
宋奴隸淵雲何所不可而又奚必駭目洞心恣
悠繆之辨圖龍刻鵠炫雕蔚之觀乃稱文哉雖
然是在上之所風厲耳一韓愈足以起八代之
衰一歐陽修足以正太學之體今天下學術雖
日頽人心雖日靡豈遂不可反者有韓歐二君
子出明六經之道以道之則士則上而象于雅
劉大司成集 卷之三 四十二

天下人心亦則士而象于淳士象雅而文體以
正天下人心亦象淳而風俗可還惟司世教者
一加之意焉無以辯博右悃欸無以歆劌先爾
雅無以卮言薄正論畫象而令之趨設儀而示
之的此而曰升降高下之權果在天下不在人
也吾不信也謹議

三途並用議

館課

竊惟臯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伊尹曰任官惟
賢才周禮惟王建國設官分職興賢使能是故

三代而上士或以陶鈎起或以屠販起或以耕
築起其未起也木石之與居麋鹿之爲使恩與
庸伍雜作不謂辱也其起也必躬訪屢聘而後
就之朝田舍而暮師保上一旦委心而不爲屈
士亦翹然任之而不自疑嘻何其重也繇斯以
談治古之世取士蓋無定制安所稱資格也故
號得人甚盛漢初設四科而孝弟力田猶得與
賢良文學並進庶幾有先王遺意焉迄唐以來
始專重明經進士之科而資格之限漸漸起矣

劉大司成集

卷之三

四十三

然說者曰唐重明經而王魏姚宋裴李陸韓諸
賢皆起於明經唐之材豈復有賢於數子者乎
宋重制科而韓范富歐司馬諸賢皆起於制科
宋之材豈復有賢於數子者乎卽有河汾之隱
雍洛之先天關陝之臯比是亦晨天之稀宿寥
寥可數觀耳則資格固未爲盡非也然邪不邪
我

國家定取士之制乃分甲第舉貢爲三途當

國初時途雖異而資不爲限其以下第而躋九

列者往往如是間有以徵辟以雜流而顯擢者亦得與甲第比隆士卽第不爲競榮卽不第不爲墮修其故可知也逮其後也寢寢日重甲第矣奇偉連蹀之才其出是途者什而九名卿碩輔所繇出非是蓋鮮邁也故士稍自負輒耻不第不第輒枯朽泉壑而甘心焉寧詎卑卑一就也就則嘆老嗟卑腐心灰志錄錄苟圖富貴以爲吾卽欲表監誰則重之其有卓卓不爲所窘束者又奚啻空谷好音也蓋亦甚難難矣夫士

劉大司成集

卷之三

四十四

惟奮志以賢聖自期待必不爲流俗所遷改其它中材而下非有所鼓舞則不興發非有所感激則不憤策而鼓舞感激之權顧眊上之所爲輕重者何如未有上以資限下而下不以資自限著也譚者見其然始有三途並用之議行之數年宜有殊尤絕迹可紀於今而薦墨未乾遽蒙詬訾又若士自爲輕重然者愚不知其解也今之議曰材品不同而識量迥別辟之於木大可以爲棟梁而小不過榱桷有如移小於大其棟

必燒辟之於車重可以載千鈞而輕不容斗石
有如置重於輕其軸必折蓋造物若或限量之
非可以人力爭也是固然矣愚則以爲天下未
嘗無真才未必果資格之所能限請無暇遠舉
國家名宰相若楊士奇良二千石若況鍾理學
儒臣若吳與弼若陳獻章若胡居仁陳真晟輩
何論甲第亦豈皆盡出舉貢者哉上之人懸並
用之典以待瑰瑋不羣之士猶可獲什一於百
千腕或以資格限坐令士有留良甄牧羣材之
劉大司成集卷之三

四十五

謂何此英雄所以扼腕而歎

廟堂所爲拊髀而思也無以則真似當辨選舉
當嚴功實當核乎佻薄者雖巧宦必黜齷齪者
雖政拙必錄則武夫不得亂玉而真似辨矣毋
以一言之譽而輕擢毋以一言之毀而輕捐則
浮競不得倖進而選舉嚴矣赫赫之績必察其
衷悶悶之政必稽其成則天桃不比蒼松良木
不棄寸朽而功實核矣持此三者以鼓舞感激
天下彌久彌殷而士不興發不憤策人材終不

如古者吾不信也藉令假並用之議以開奔競之門滋貨賄之路長權奸之黨又奚怪乎不得真才也者而用之如是而曰三途不可並用抑或酌爲分數而調停其間要之此救弊之策也非得已也謹議

崇聖學正士風議

館課

蓋聞天下之患莫患乎人心之不正而風俗之日漓也人心難正而易邪而一入於邪其勢日以浸淫而莫覺風俗由淳而之漓而一趨于漓

劉大司成集

卷之三

四十六

卒乃狂溢衝決而不可解此司教者所爲惄然遠慮而起敝維風大治濯俗議不得不亟亟矣議者曰邪說不闢則聖學不崇闢而崇之是矣愚則以爲邪說之作自孔孟之世蓋已有之顧昔之爲邪說者離而出於道之外其害易知而今之爲邪說者淫而入于道之中其非難辨語之以老氏曰非吾徒也語之以佛氏曰非吾徒也至其聚族而談列道而議卒奔走于二氏之宮而攘臂于聖人之門及探其實曾不能闖二

氏之藩籬而窺其堂與一時慕竒好怪之徒更相揚翊以簧鼓天下其害人心甚矣夫彼方竊吾道以文其非而吾欲摘其非以攻其堅其說則洸洋于無有之鄉而窮極於重淵之際攻此則逃彼指東則飾西其勢旣不能勝而反爲所角以勝於我是以助之之道闢之也毋乃非計乎故欲闢邪說則莫若明經術欲明經術則莫若重聖學夫聖人之道載在六經不離乎日用倫物之間所謂常道也經術一明則衆著於二

劉大司成集

卷之三

四十七

南列風之訓而彝倫敘矣衆著于虞典周誥之旨而治本端矣衆著於禮樂之化褒貶之義而國是定矣是故離朱之目不可眩以曲直孫陽之門不可欺以驪黃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斯無邪慝譬則種穀者然灌以繁水沃以肥壤使本固而華滋則狼莠不能爲害不嘉穀之殖而斤斤焉慮蔓草之延見亦舛矣故愚所議不憂邪說而憂不能修本以勝之者則種苗之說也議者曰敝習不懲則土風不正懲而正之是矣

愚則以爲士習之流自虞周而下已未盡淳顧昔之爲習俗者稍離於規矩之中轉之則易今之爲習俗者益放於規矩之外挽之甚難負談天之諛舌恣炙轂之雄辯議論日以囂矣操文法如束新鈎民情於淵魚法令日以密矣明珠飾以銀黃芻狗衣以繡組浮侈日以競矣以機械爲智以媵媵爲通以譎誕爲奇蓋狂瀾旣倒已非一日之故矣吾將毛舉而痛懲之懲不可得而流風愈熾得無扇火揚沸者類乎故欲懲

敝習則莫若厲士行欲厲士行則莫若端好尚夫士者民之冠冕而好尚者上之模範也好尚一端則羔羊素絲之節立於朝而浮靡之俗詘履規蹈矩之士布於位而頗僻之行輟談經講道之儒登於壇而堅白之辨廢悃幅純白之吏宰於郡而巧競繁苛之風息昔桓公患紫貴斥一紫而朝無衣紫之夫西門豹患巫俗投一巫而邑無尚巫之人語曰上有教化下有風俗譬之立表者然表端則景亦端表傾則景亦傾不

直其表而欲直其影求無謬蓋不可得已故愚
所議不憂敝習而憂士行不足以變俗者則立
表之說也雖朕天下無不可易之人心亦無不
可變之風俗特患聖道不明耳誠使聖學大明
如日中天天下士方爭自濯磨回心嚮道日駸
駸爭古風所謂大陽出而魍域消春膏溥而芝
蘭潤卽邪說可使正而敝習可使淳也是又在
司世教者加之意哉謹議

劉大司成集

卷之三

學九

劉大司成文集卷三

不孝男同升編次

劉大司成文集卷之四

吉水

劉應秋士和父著

臨川友人湯顯祖義仍父選

丹徒門人談自省季曾父閱

碑記

文淵閣藏書記 館課

我

國家稽古右文超軼往代直殿之東建文淵閣
盡蒐古今諸秘書實其中以備覽觀登斯閣也

劉大司成集

卷之四

乙

則見爛如綺合燦然星列又如通萬家之市文
具幅湊奇珍克斥不勝異觀倚與盛矣 臣典在

橐筆宜有言以記之記曰 臣覽載籍蓋有感於

文治隆替之故云三五以前遐哉莫可尚矣西

京而後夫石渠天祿之間弘文崇文之館書非

誦也乃心非粹白而趨舍殊尚一雜於圖識再

濫於騷咏三壞於天書故表章之功亦靡得而

稱焉維我

國家自

祖宗以來敦崇正學雅嚮儒術詔天下無敢有以非聖書進者

甲令昭明函夏象指諸不在經籍之科者卽已家不儲市不鬻也今攷所藏書上列天文下窮輿圖中備人事旁盡物情自謨訓典誥以及稗官野史之所編裁由宮閭廊廟以洎八荒九夷之所謠譯纖鉅畢在爛焉卷帙間大都取誦法先生服膺聖賢止爾安所貴倣詭謬悠也者而藏之由斯以譚我

劉大司成集

卷之四

一

國家之所表章晏然可覩矣豈非天啓一代文明之治視古特隆故數百年所汗漫于天下者悉聚內府而我

祖宗紹天闡繹累葉重光洗歷代龐雜之陋習獨歸之醇哉雖然臣猶有進焉夫含菁擷華吐葩揚芬馳驚乎櫛撫摻羅而勤思乎藻績潤色者魁士之逸標也探源窮本觀指知歸體驗于身心性情而厝注于家國天下者詰王之鴻業也故干將莫邪不割不利躡躡駮耳不駕不至

是書其治世之利而邇可遠之資也乎藉第令
咕咕矻矻博識順志耳已達者且土苴視之將
孕孔育顏漂殷流虞慨焉有登閣之思則經緯
璣徑舍是書何以耶試取而觀之惟所欲爲動
有成法若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
數也傳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旨哉斯言
臣敢以爲今

上獻庶幾無孤藏書之意云臣謹記

擬癸未進士題名記餘課

劉大司成集

卷之四

三

今上十有一載爲歲癸未禮部復當大比天下
士三比之得儒三百五十八籍奏

上臨軒策以三德所宜用及吏士兵吐諸時事
蓋先是庚辰所舉士有未奉

大對者五人亦與焉越二日

上親裁定賜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事竣科臣循
故事請立石題名國學

上若曰夫樹徽章軌耀往風來

祖宗朝人典也其如制

詔臣某記之臣拜手稽首颺言曰臣伏讀功令
蓋有感於 國家興賢甄士之意云始士之輓
輅來也郡守身爲勸駕縣次續食夫非推擇爲
財者乎已而升之司徒又升之

天子

天子端委而受焉登于

天府夫非推擇爲財之財者乎

今上神聖嘉與二三碩輔熙圖上理泰道休咎
盡搜諸踰伏耆壽俊在厥服而茲歲所進士眠

劉大司成集

卷之四

四

昨制額有加豈顧乏財哉誠汲汲閔閔儻九垓
之下有萬一財不登任使盛世之辱也上以財
求士而有一不登任使國負士士以財需上求
而有一不當任使士負國我

皇上汲汲閔閔寤寐英賢屬且名之貞珉以不
視不朽 恩至渥矣何負于士第士毋自負耳
夫榘梓豫章世所稱良材也有如大不可爲棟
梁小不可爲椽稅曲不中鈎直不中繩則匠氏
掉臂弗材之矣乃士無有類是乎臣嘗私占之

曰龍興雲從雷動蟄奮方今舜武御極九德盈
庭四友在幄思曰贊贊恢綱廓紘靡有闕遺而
多士起桑麻之中焱飛景附霄煜其間卽奇衰
安所受事必庶幾有如古名世也者旦暮遇之
而何負國之與虞臣竊沾沾喜也雖然臣又有
辭焉夫士也誦法孔孟一旦脫疏屨被

恩寵疇不兢兢被濯矢誠助勤堇令荷橐而修
班馬猶卑卑不處跡所期許何遜咎夔姬召哉
其究竟曾不能以尺寸見臣請無遐舉第眊曩

劉大司成集

卷之四

五

所題名士彼其炳炳烺烺譽流天壤無窮者幾
何而人其它錄錄靡所表監殆泯焉不知其數
也而此幾人者無論爛然旂常鍾鼎間田峻牧
監類縷縷能道之它泯焉者藉令按石而稽祗
名蠹爾名何重焉繇斯以談題名者上所藉以
重士非士所藉以爲重也記曰士先志士之重
輕謂何則臣願與多士談志矣梓慶氏之爲鑿
也鑿成見者驚猶鬼神問之曰臣將爲鑿必齊
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而

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此正志之說也士何患無志患志貳耳志貳乎慶賞爵祿則不正志貳乎非譽巧拙則不正志貳乎四枝形體則不正三者亡而專壹焉以身爲社稷殉斯真可謂不負國之士者也儻然石且藉士爲重矣多士盡自財擇焉令士重石毋令石重士哉臣既論于士因書之石以爲左券臣謹記

唐事府題名記

館課

劉大司成集

卷之四

六

國家簡文學侍從之臣以輔導

東宮官之詹事府典至鉅也府有長有貳有左右春坊有司經局各有僚屬並列署府中而總其事於詹事員無定設隨宜建置大都準古者官不必備之意蓋其慎也故二百年來稱得人甲于百司而題名闕而不修非所以存故實昭法鑑也論世者亟歎焉迺僉謀鑿石勒之勒成宜有記記曰余覽茲石蓋有感於成周之隆云成王當在繼祿時姬且爲之師君奭爲之保閔

夭散宜生之輩左右疑丞其侍御僕從則皆所謂天下孝弟博聞有道術者遂成成王爲有道令王迨其後也率具官爲故事官寢盛矣而輔養之功爛焉與周召並隆者其人靡得而稱云何設官若彼得人若斯之難也豈上之制亦自爲重輕然耶是故北面而事羣胄而齒所以著讓也而或見以爲亡等嗜鮑則却剪桐則諫所以防邪也而或見以爲疏節司過有吏虧膳有宰所以盡規也而或見謂束縛而馳驟甚者以

私人充監護以博望通賓客上不能重其官矣安所稱得人也夫太子天下根本輔導之賢否則根本之安危繫焉獨奈何輕之我

國家稽古定制超軼近代非其人不得充是任而寵異優渥眎百執事有加其最灼然九德之行不二心之臣者則浸次爰立師保以之非是亡取焉其重如此卽成周不是過也

列聖闡繹繼述重光雖其冲獻天授哉累世輔導亦豈無如旦如奭與閔夭散宜生爭烈也者

勳相我

國家乎茲石可攷鏡矣夫篤生哲后以開一代
綦隆之治則必有公忠端亮之臣起而翼佐之
蓋龍興而雲從虎嘯而風生有君無臣我未
之前聞也雖然成周故八百年所而成王周召
而下董一君數臣耳則遇合亦甚難矣

國家神聖相承何啻一成王諸臣際時遘會不
可謂難今按石而睹其炳炳烺烺爲世聞人者
竒相望于後先而繼自今循迹邁軌修周召之
劉大司成集卷之四
業者方來未有艾也書曰天惟純佑命則商實
萬億年無疆之曆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是用識
之以鳴

國家之盛

寶應新開運河成記

寶應湖故稱汜光延袤幾十餘里澗瀆彌漫橫
無際涯蓋淮南一巨漚也而槐角樓地踞其中
狀如伏鷗旁張兩翼急湍狂瀾莫敢迫視津人
率遠逖相戒占風則日而後啓行幸其波濤不

驚鼓棹揚帆不崇朝而直達淮陰俄而陰風怒
號駭浪排空天崩地裂龍騰虎視當斯時也卽
有操舟若神者篙楫無所措維纜不及施有淪
胥以沉爾此之爲險幾與彭蠡洞庭埒矣

國家定鼎幽燕東南財賦灌輸京師不絕則是
湖其襟喉焉歲運漕不下數百萬艘他物倍是
轉運軍卒歲不下數百萬人它舟人倍是卒遇
漂溺喪亡無筭獨奈何以億萬生命暨億萬財
賄一旦委之蛟鼉之窟而下爲魚鼈食也當事
劉大司成集 卷之四 九

變至軫
宵旰之慮于是御史大夫某啣

命來寔總漕事至則與諸大夫相地宜規長策
無便於開越河者疏

聞下司空議司空議如御史大夫

制曰可乃徵吏民而經略焉峙乃餼糧侍乃畚
揭乃興板幹乃濟衍淤邇傳舊堤旁引新河鳩
材聚石刻日奏績蓋自昔所患險惡者今稱安

流一時商民稽首顙天若更生云而江淮之間
無復有爲運道之梗至永利矣

天子重念當事勞勩及首倡議者功如故事賞
賚有差是役也經始於某年月日以某年月日
而竣開河幾十里有奇築堤幾千丈有奇建閘
壩若干處所費緡錢若干萬主共議者前中丞
某董其成者今中丞某而某某皆後先協理與
有勞者也於戲湖險爲患所由來非一日矣願
作事謀始自古難之十羊九牧貽譏道傍前規
劉大司成集 卷之四 十一

後避跡爲傳舍任事難版畚如雲出入戴星王
事獨勞北山興咨任怨難工役繁興索費不訾
上之不能仰給于內帑下之不能復括于外庫
用財難矧拘攣之見易爲齟語盈庭之議動而
掣肘成敗未覩其歸而毀譽莫測其倪則獨任
成功尤難也頃賴我

皇上明見萬里灼然獨斷久任責成不爭旦夕
之利故當事諸臣得殫力動勦以有底績卒爲
國家生霧造無窮之澤而諸臣亦有無窮之聞

自非

天啓

神聖曷克臻此哉諸臣之與茲役不可謂非厚
幸矣書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詩曰召伯有
成王心則寧予故表而勒之以昭我今日
君臣相得之盛

禱鹿三應記

鹿令劉君景醇予友也予同君舉進士而君少
長予以筆札供奉翰林而君需次

劉大司成集

卷之四

十一

闕下當爲令予方論議文墨盛稱今古之業而
君獨數數過予言令難也曰未能操刀而使割
無虞傷乎余咲曰嘻世未有習爲令而後能令
也雖然君長者也吾故知君之必無傷也吾見
君未嘗一言易天下事也吾見君未嘗一日忘
天下事也以此知君之能令處心壹而研慮悉
也何憂不習無何得江陵令又無何以憂去越
三年而君復詣

闕適鹿令空復以君爲鹿令客有言鹿故凋瘵

其俗黠則君又數數言鹿令難也予曰鹿之難
必不難於江陵君無難江陵何難鹿在易之中
孚曰信及豚魚故以黠治黠則難而以誠感誠
則易鹿之俗幾得君而顧化乎吾以觀君君旣
令鹿則心加壹慮加愍於事益習而君之神益
王憫焉如父母之卹其子去煩剔蠹與民休息
孳孳焉又如家督之經營其家事黽勉拮据不
皇餘力也會歲夏三月不雨澤若焦死者以郊
量君爲之齊居步禱食不下咽未幾雨如注枯

劉大司成集

卷之四

十二

苗再起民大懼呼更生云冬久不雪歲且病麥
君又禱雪如初頃之大雨雪亦如雨明年春城
南居民火風且暴延燒至不可邇則君爲望風
請禱曰令有不德宜及令躬毋災民須臾風反
火乃尋滅蓋在丑寅間歲事也君禱于天者三
天應之三鹿人之德君者三君謝之三且曰令
何德之有

主上不以令爲不肖使保有鹿民寬其文法而
爲民請命于天也天終不忍棄其赤子肉白骨

而生之而大有造於吾鹿也

上之恩也天之賜也今何德之有已又曰今無所短長顧獨有赤心爾或者天有意乎矜令之愚鑒令之誠而徼福於吾民也令之幸也雖然固吾友兌陽子中孚之說令識之不敢忘也於是鹿人愈益德君將謀伐石紀其事以爲知君者莫如予走金陵乞辭焉予聞而異之歎曰有是哉此治徵也春秋書災異不書事應而洪範庶徵以五行若事鑿鑿不爽毛髮然者蓋適然

劉大司成集

卷之四

十一

之數俛得之而俛失之故有幸有不幸耳若夫積誠之感此感則此應彼感則彼應如操右契交手相符此未可以幸言也今夫父母者民之天也天者父母之天也人疾痛則呼父母勞苦則呼天者何也窮則思思則通也方鹿人之傍徨而急令以拯澤之也呼父母者也其令之焦勞而急於禱以拯澤之也呼天者也夫令之精誠下通于民而上通于天令有一念不通乎天則民之情蓋而弗伸令有一念不通乎民則天

之澤闕而弗暘君之所爲三禱而三應也其窮而思思而通之會乎君之治行纍纍予不悉知其其必有得於鹿人也此足徵已漢世尊寵良吏至勤人主璽書問勞賜金增秩其最著則中牟三異世世爲漢尸祝今

天子軫恤民艱瑩精吏治遠過漢帝采風課成之使不絕于道良令多至尊顯入爲耳目謀議之臣視漢寵有加鹿于中牟爲近君第悃幅不求炫異又安知世無知君者表章之其遂在中

劉大司成集

卷之四

十四

牟之後乎古今人同不同勿論乃鹿人德君尸祝且不朽也則豚魚之徵也因鹿以徵君因君以徵吾言皆可書也故不辭而爲之記君各一瀾字子觀景醇其別號也家世臨川人

峽江邑侯楊公去思碑

楊公爲峽令期年孳孳播民和功譽交起兩臺使者亟才之課江右諸吏則以楊公最諸吏會南昌需令急則請移楊公南昌

詔報可峽之人士瞿如怒如張張如有失也曰

嗟乎吾曹獨非縣官所卵翼而忍奪我父母爲
然已無可奈何則相與捧土聚金謀所以勒石
紀惠於楊公且不朽楊公固逡巡謝不敏曰乃
公靡所短長而竊竊焉比予于俎豆是重吾不
德也蓋踰年而楊公以南昌令宅憂還洛去峽
逾遠而峽人德楊公滋甚則匍匐走京師介計
偕之士劉甸等媿媿以楊公語應秋也曰吾曹
何能一日忘吾侯夫侯至而吾曹始覩天日也
邑故褊陋主爵者往往易視之所置令率不繇
賢良高第令亦輒自萎蕭斤斤救過不給亡能
有所展布故猾胥得盤踞爲奸利民畏胥如虎
卽不敢擅有摘發知令不能制也侯甫至諸猾
胥私相鬪喜以爲此少年易與耳侯顧杜機歛
鍰欲微以觀左右已盡廉諸猾胥奸狀立呼至
庭下數之曰若等自知臯乎小者可論大者可
殺也于是亟斥去甚不法者而細過勿詰飭令
自新一時邑人驚愕稱神明云侯又廉胥所因
緣爲奸者何丁糧徭賦悉關其手是開竇也則

解說經義遴其秀穎者如千人授以舉子業法而時程督之顓蒙咸有感奮山谷之間爭言文學矣邑故新造襲陋踵敝闕略多侯至多所修葺爲戒石亭者一爲部使行署者一爲仁和公館者一爲象口橋者一直以私俸佐公帑民不知所自出已又肇城西門門踞鳳凰山兩翼之中形勝稱壯爲築樓而顏其宇曰起鳳公庭清暇時一登眺間師學官弟子譚道講執其間蓋鳴琴之理於斯徵云夫邑號最簡侯所治董董

劉大司成集

卷之四

十七

出才十一卽出才十一而使不腆敝邑煥然改觀旁郡邑眡若名城而不敢爲傲睨者卽以有侯故其功德可不謂烈哉吾曹何能一日忘吾侯子太史爲我識之永吾思焉應秋曰善微若人言楊公余固願識之也蓋峽故與余邑接壤而近而余則楊公門下士所耳目最久云楊公之言曰吾爲民父母民所疾苦便利父母實尸之常恐有壅闕而吾不得知者吾朝受命而夕飲水未常一念不在民也旣迹楊公治狀居平

見百姓煦然不啻嬰兒聞呻吟號顛之聲愀然
改容必爲之所乃已有一人汚三尺則終日而
色不懌雖其豈弟性然哉乃心至勞苦矣漢興
斷珣破觚文罔號踈一時吏治甚盛其以令著
則密中牟而下數人耳彼數人者澤或回祝融
而仁或通鬼神化或洽翔鸞而威或行虓虎大
都殊絕可紀不在斷蝗馴雉之後史氏並艷稱
之至于載而下譚循吏顧獨歸此兩人者不數
數也豈數人勛業不盡概于一邑將視民如子
劉大司成集

卷之四

十八

推誠而治所爲繫人之心者最兩人賢耶語曰
上如桴下如鼓夫惟不忘民而後民乃不忘之
民所不忘則民之父母也乃稱循吏哉然余觀
兩人視事久久而人心乃孚以方楊公難易何
如哉而楊公爲峽不踰年峽人謳嗟思慕滋不
忘已如此非夫精神感格不言而自成蹊胡能
爾爾也第令楊公不卽遷得竟聲施於峽功德
未可涯際卽不知有如斷蝗馴雉事殊絕可紀
何渠伯此兩人而溟滓然仲之哉言已爲之賦

甘棠峽人歸遂以甘棠遺愛名其亭而刻余言
於碑陰楊公名鎬字京甫別號鳳筠河南商丘
人成萬曆庚辰進士

臨清州義冢記

州據清源之上北走幽燕南走吳粵陸窮車騎
水窮舫楫雄商巨賈其以四方之貨賄至鱗次
輻湊鞞擊肩摩趾相錯于道蓋曠然一都會也
而旅市雜還送往事居其爲土著者十五其非
土著而長子孫者十五其流止無常萍聚而渥

劉大司成集

卷之四

十九

散者亦十五夫土著也居有故宇營有故壘故
無所外假而足自非土著卽長子孫富壻室
之間已不能無儻而處而況其一塚之士人人
號爲世業緊誰假之而誰予之不然則其戚且
故也不然其重楮也又不然則盡暴骸獸攫鳥
啄而瘞諸水火者也疇異人氏而奈何至此夫
非民有分土而冢無常域之故與予同年安君
以度支郎來守茲關下車之日詢商民所疾苦
稱無厲於此者已之郊見白骨輒泚然不忍視

輒命瘞之夜來慈窾中若有哀鳴而叩闥者明
宵使使復求白骨又復瘞之已而瘞不勝其骨
宵雨晦冥陰月慘黯寒谷之所嘯唳叢薄之所

號屬耳駭心千態萬倪君聞之泫然曰夫非若
敖氏之鬼與泣而向我其胥怨乎吾瘞也有涯
而待瘞也無涯爰謀州人得隙地者二其一三
里舖廣袤十七畝有奇林樹蒼翳繚以周垣坦
後築堂一所祠大士像旁列方丈數楹緇流守
之而豎以綽楔其一東土橋又十四畝有奇前
劉大司成集

卷之四

二十

爲石坊聽諸商人塋域其中凡捐俸錢若干屬
州民吳某董其役代而觀厥成者王君云旣成
乃因劉子徵記焉劉子曰嘻有是哉安君之爲
義也其處心也一而其詒澤也遠也夫環海爲
宇非夫異類則吾一體形骸分而爾汝隔卽手
足同氣判若楚越而疾痛痲癢之弗問也不爲
勘矣矧其塗之人族里不相親臭味不相通憫
然憫其阡危生歿而肉骨之者可不謂難哉雖
然猶有知者也有知則固且德之固且報之有

如視塗人之骨瞿焉怒焉若皆吾所與均體而
分者誠不忍其潤鳥獸而葬水火所之甚壘而
慮之甚周彼且惡乎知哉而惡乎德與報哉福
果奇幻之說儒者置而弗稱乃掩骼瘞枯三吹
不廢見謂生人氣類通乎天地一息舛盭命之
曰診其徵爲凶荒札瘥非可以虛辭彌也誠令
百二長吏明於是義其必不忍楚越瘡痍漠然
不之省憂以奸陰陽之和也審矣矧至有割及
民腹日膾人之肉肝人之血糜爛之不厭獨何
心哉嗟嗟聞安君之風者宜惕然媿矣王君又
爲予言商人德君滋甚予不具論論義冢一事
致足術也他如設藥局創渡舟皆君嘉惠種種
故并著之以勸夫士人之嗜義者安君世鳳歸
德人王君堯封金壇人

徐聞縣貴生書院記

余同年祠部湯君義仍以言事謫尉徐聞徐聞
之人士知海以內有義仍才名久至則躡衣冠
而請謁者趾相錯也一聆聲歎輒競傳以爲聞

所未聞乃又知義仍所繇重海內不獨以才于
是學官諸弟子爭先北面承學焉義仍爲之抉
理譚修開發欸啓日津津不厭諸弟子執經問
難靡虛日戶屢常滿至廨舍隘不能容會其時
有當道勞餉可直緡錢若干義仍以謀於邑令
熊君擇地之爽闔者構講堂一區署其榜曰貴
生書院義仍自爲說訓諸弟子無幾以書來告
成事屬余記之余讀其說穆然有深思焉卽余
言何以加於義仍獨概夫所稱知生者蓋難言

劉大司成集

卷之四

三二

之矣今夫人有愛倖之指而不自愛其指者乎
則世必以爲怪投隋珠於烏雀則衆起而擲榆
之以爲彼已之分數不審而輕重之衡失也夫
生靈渠一指一隋珠之重哉非至愚諄誰不知
愛則奈何不明於其所以生而自失其所爲貴
乎是故耳目之於聲色鼻口之於芳味肢體之
於安適其情一也然而一以之生一以之成故
凡有生之欲皆害吾生者也其欲彌多其害彌
甚其害彌甚其貴彌薄孔子不云乎人之生也

直直心之謂惠孟氏亦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無害焉之謂貴此所謂生非六尺之軀之謂也此所謂貴亦非獨六欲各得其宜之謂也軋父坤母人生貌焉中處參而爲三豈其血氣形骸塊然一物便可以參天地夫軋也動直夫坤也內直吾人受寂於坤效感於軋質任自然無有回衷是之謂直養是之謂知生真性一鑿欲百紛如生乃適以爲害辟之水然太一之所鍾也萬流之所出也本自直無有衰穢湛之久

則不能無易也方圓曲折湛於所遇而形易青黃赤白湛於所愛而色易鹹淡芳臭湛於所以染而味易易非性也易而不能反其本初則還復宜於自性人生亦猶是也故善觀水者從其無以易水者而已矣善養生者去其所以害生者而已矣心之有欲如目之有昧弗後弗淨如耳之有楔弗後弗除學也者所以後塵援楔而復其聰明之常性者也是故學不可以已也蓋自聖學湮晦道術奔裂功利之毒漸漬日深世

間薰天塞地無非欲海吾人舉心動念無非欲
根勢已極矣學者思一起沉錮之積習反而偕
之大道自非廓然自信其所以生而奮然有必
爲此不爲彼之志欲以廻狂瀾而清濁源此必
不幾之數也諸弟子業聞義仍貴生之說有如
寐者恍焉覺寤可不謂旦夕遇之乎覺矣猶復
浸淫于裹行侵尋于岐路而自失其所以貴不
可謂夫孟子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與夫義
仍且以豪傑望諸弟子豈其諸弟子之自待甘
劉大司成集

卷之四

二十四

出於凡民之下乎必不然矣義仍文章氣節噤
矢一時茲且以學術爲海隅多士警宗則書院
之興頽吾道明蝕之一關也是不可無記義仍
名顯祖與予同舉癸未進士熊令名某爲己丑
進士並豫章人

重建白鷺洲書院記

洲在郡治之東踞江中流延袤數里狀如游龍
青原神岡天瑞諸峯左右拱挹入其抱贛江合
瀘禾二水循涯而西小者涸滴大者澎湃出乎

爲履之下居然郡中一形勝也自宋江文忠公
萬里守郡以吉州爲二程夫子過化之地卽州
建祠祀六君子創書院以居諸生理宗嘉之賜
額置山長於是洲名著稱幾與金陵埒矣歲久
圯于水已又燬于兵迺修迺廢最後竟議遷書
院亦遷不常有司僅存其名爲故事故址日
頽半爲鮫室殘碑斷碣時猶隱見於沙磧水渥
之間論世者憫然太息未有議其興者誠難之
也將山川有待而靈耶太守汪公來治郡之明

劉太司成集

卷之四

二十五

年政清訟簡公庭多暇孳孳以化俗作人爲本
務乃簡十校之士課肄而手校之間者進而與
之道古誼稱先輩一時文學斌斌自喜以爲得
師則聚族謀曰有侯若此真千載而旦夕哉夫
非白鷺再造之一會乎退而謀諸搢紳遵其議
相率以請於公公諦觀之躍然若有當也歎曰
興廢振敝寧異人任丞請於當道咸報可乃考
圖度基鳩工庀材尅日而興事增庠塾欵纍石
爲臺崇九尺修三十五丈廣視修十之六南有

重門北爲崑閣有堂有樓有池有亭堂曰道心樓曰風月閣曰雲章其下曰山長廳亭曰浴沂皆仍宋時故額而總署其門曰白鷺洲書院云閣高五丈翼以欄楯可頽可眺脊嶂環青萬頃一碧朝旭夕陰花雨濤雪千恣萬態靡不呈奇獻秀於櫺櫳席几之間書院之大觀備矣前乃爲樓五筵祀二程夫子而以一峰整庵二羅先生配之又前五筵爲大堂則所謂道心堂也閣之後植竹萬竿洲水支流繞出其下可濯可風

劉大司成集

卷之四

二十六

是爲浴沂亭門以外爲月池環池左右翼爲舍百楹擇九邑之髦雋講業於此當兩翼夾路之中爲坊者三曰理學忠節名臣斷自歐文忠楊忠襄周益國而下若干人皆揭其爵邑姓名以備一郡偉觀極臺而南聚土築堤以捍衝決廣三十丈有奇周五十丈有奇高稱臺倚臺而東建庵曰淨土沙門守之起自壬辰十月落成于甲午三月帑不費公調不程民郡人士莫不色喜以公之命屬秋勒石記其事秋因有感於今

昔廢興之故而竊凜然懼也夫慮始之難不獨
愚民膠成業而重改作人情大氏皆然由今脉
之百餘年龍魚之區曠然頓還舊觀數閱月而
劇工成又何易也蓋公之學道愛人精神直惻
誠通於不言之蹊而響捷於在陰之和山川待
人而靄謂公信乎雖然此猶有待也大人之學
有本有實識其本則趨不眩履其實則見不虛
立其大則施不匱吾郡先輩篤操修而矜節槩
其於關鍵尺蠖之間至爲嚴峻德靖以來二三

君子崛起倡明絕學修前業而益大之士習翕
然比屋嚮風海內推稱至比於鄒魯蓋其盛也
乃近世談學者溺其旨矣沈洋駘蕩大而無當
恣其意見精魄無所忌於天下猶曰見大爲名
爾無問本實卽閭里之操反不得與曲謹自好
者同年而共稱說者至以學相詬病嗟嗟學術
之敝也極矣郡人士儻有是乎詩云雖無老成
人尚有典刑昔所表監理學忠節諸君子麟麟
接踵夫非郡所產士乎江山如故典刑未遠士

固自有志耳夫且惡乎待哉夫無所待而興者
豪傑也公且貽之堂與示之儀的炳炳乎揭日
月而招之若呼寐者而敎之醒士生今日已不
可謂無所待矣公不難于易其所難而士自委
于難其所易顧猶沿當世而趨波流乎非夫也
是則可懼也語有之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
是謂不肖出乎豪傑入乎不肖有士於此豈獨
山川之辱抑亦良師帥之憂士必不然夫地需
則人傑予益於今日之役覘之矣乃其敦本尚

劉大司成集

卷之四

二十八

實力紹正學嘉與郡人士更始則有先生長者
至盟在秋雖不敏願奉鞭弭以從是役也所費
緡錢總若干公貲之外聽士民自捐輸者半中
丞邊公直指陳公備兵袁公各檄助若干裕而
後先率成直指公力爲多郡丞何公別駕王公
謝公司理劉公咸佐汪公有勞焉董役則郡人
胡邵丞相尹別駕學孔也汪公名可受字以虛
起家庚辰進士其爲守廉明而有至惠治獄直

追古人當別有表著不具論

吉安府重修儒學記

太守張公守吉之四年政平訟簡百廢具興孳
孳以作人化俗爲本務每朔望朝先師廟則登
堂集諸博士立諸生庭下相與談說經義不厭
令諸生亦各以其時質疑疏枉不欲以它故棄
黷官而接跡公庭諸生無不厭所欲去人人自
以爲太守親己已周視諸堂廡齋閣廬舍祠圃
亭臺率圯廢蕪穢不治又籩豆鐘鼓質之故籍
疆半烏有乃徘徊歎曰茲學不飭久矣方今琳

劉太司成集

卷之四

二十九

宮梵宇碁布星羅而興賢育才之地顧視爲闕
曠敞焉而莫之省風雨不蔽俎豆不列風厲之
謂何長吏之耻也乃減祿入捐贖鍰龜吉考虔
鳩匠庀工凡梁桷之毀剝瓦甍之殘蝕丹堊之
滂漉或易而新或因而理卽所稱烏有者悉次
第修葺視昔益燦然備矣始事於己亥某月訖
工於庚子某月旣成諸博士率諸弟子偕來造
余請曰郡學自白坡何公一修以來至于今春
秋多矣張公來乃益爛焉有光前烈可無言以

記不朽記莫如先生余惟吉州文獻素甲天下
士之蟬聯鼎起以文章節義理學後先輝映者
可披牘而數也其在於今雖不乏卓偉瑰傑之
士稍稍稱眇替矣固氣運之虧盈遞遷司教化
者與有責焉夫土敝則草木不長澤汚則龍蛇
不宅物理固然茲舉誠賢守長事也且余聞之
諸所經費不貲而上不徵官帑下不程夫錢郡
人不見役作之擾而大工犁然畢具非賢而才
曷克辦此余心嘉焉記故當乃進博士諸生而

劉太司成集

卷之四

三十

語之曰諸君亦知太守指乎自微言絕大義乖
士習人心浸淫日趨於頽緇黃之舍金碧晃朗
而鄉校鞠爲茂草士不厝迹膠序講業鄒魯而
侈譚竺軋之教此世道之憂也夫入於彼必出
於此故韓子有言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救世者
有深思焉吾郡自宋以來學術最正士風最爲
近古明興二三君子益大振之至於比屋鄉道
足稱綦盛而間者一二奇衺倡左道以譁衆招
搖旗鼓一時人心靡然如嚮鈴鐸喧逐男女雜

還乃至枯肋敝吻趾相錯於法王之前而稱弟子者大抵皆士人徒也太守聞而患之乃謀其尤黠者重繩之法狂風稍息而若有逸於繩之外者太守豈不能曰操三尺盡拔其根株誠欲重吾道以勝之不徒斷斷與彼角也夫重道莫如尊聖廟貌飭則聖道尊將士之過而趨瞻而起敬者當悚然思曰此吾師大聖人之官牆也聖人之道其根本在倫常其精微爲性命而其致用以爲天下國家六經炳然如日中天又焉

劉大司成集

卷之四

三十一

舍康莊而佞佞乎欹側之是趨蓋潛而易之其入必深因而導之顧化尤速太守之用意微矣後有能明先王詩書禮樂之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紹正學而光前修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若徒聯師儒飭功令斲於明經射策以取巍臚則諸博士業以無失職矣夫豪傑之士豈必待文王而興矧今倡導一新教化大明將所表樹可勝道哉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太守有焉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諸弟子勉之請以是詔

諸來者公名某錢塘人起家己丑進士司空郎
出守吾郡在事久而有擔當諸所爲郡人建利
捍患者不遺餘力其行也郡人依依如乳子之
去慈母當別有論著茲不具論贊其事者二守
林公某別駕胡公某唐公某司李毛公某皆有
造于多士者也博士則教授楊某訓導湛某王
某李某鄭某劉某徐某皆先後至視成者而董
理則郡檢教林某廬陵丞成某也法得備書

南嶺劉氏祠堂記

劉大司成集

卷之四

三十二

祠所建爲金原南俯清溪北負峻嶺所謂宋楚
隱公故宅是也父老傳云宅地廣有阜崇隆者
如列宿今陵谷變遷不盡存存者隱隱臨溪上
猶可一二識也劉之先系出長沙定王發其後
有玉堂公瑜繇分宜小白芒贅廬陵史氏生翰
林學士諱維是爲廷評公考廷評公以南唐保
大三年乙巳徙吉水之南嶺即宅于金原于是
稱始祖諱滔字禹蹟仕南唐元宗爲廷尉平卒
塋枸梓丘與妣彭夫人合墓至宋置祠其上不

知何年美崇寧紹興間宣尉公彥昇六子咸以經術才名通顯當時世居南嶺者爲德臣公侯端臣公憫賓臣公份自宋至明析三族他或徙廬陵或徙楚而楚隱公者其先世爲廷臣公儔留居金原者也宋咸淳中山民先生雲驥元元貞間桂隱先生說後先修祠典迨元末經兵燹而祠堂蕪然如故明興得因所祀主以續譜系語具譜序中洪武乙丑改祠金原正德乙亥復祠枸梓丘嘉靖乙卯議遷先王父平樂公謂

劉大司成集

卷之四

三十三

宜從始祖故地時格于群議竟他遷後二十六年乃復金原之舊于是從始遷之誼及七世始析而祔以八世而下宜祀者爲堂曰如在曰時思又祀玉堂學士兩祖爲堂曰啓祖署其門曰南嶺劉氏祠外爲垣而道關其東嗚呼廢興之故可得而攷已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宗法不可行于世而族不虞難合者良以祠堂之祠祭斯會斯可以糾率其衆以生其孝弟相親之心故吾族自崇寧紹興至今派分甚遠其他徙

者且爲不可知之人而茲三族叙尊卑列世次
歲時伏臘爲家人禮榱桷几筵之慕世世勿替
豈偶然歟夫尊尊親親厚道也然自江南重閩
闕而流風遺俗幾以右族爲單門之所聚冠纓
之士自相引重或不難降體黜色以事烏合之
貴人而同吾祖者甚至鮮衣怒馬以凌許加之
此孝子慈孫所大不忍也故必本族之大宗世
世可徵然後未徙之先祖與既徙之後裔不至
淆而無辨族可得而合也詩曰本支百世夫惟
劉大司成集 卷之四 三十四

辨本支而至百世後之君子將於斯觀禮云是
役也初始于萬曆辛巳十月七日訖功于壬午
某月某日創謀卜度則予仲父偕志孔用敦思
禮天復天任程材庀工則族長瑗及子龍昭敬
應春應夏應時應冬士遇士建士遂均孝思殫
竭共成厥事者也謹記

沙田劉氏繼穀作述二堂合記

凡人有所慕而不得見者一涉其地而憑弔之
則無不可得而見至涉其地而憑弔之而猶不

可得而見則卽其所創番以驗之而其人之事業文章遂不啻親歷其世親覩其盛也余宗沙田文昌之鉅族也余爲弟子員時先封君常道其盛癸未入史館身羈王家丁亥雖假歸有期喪不便他往己丑還朝迄於今細和議爲權貴忌乃得 賜歸故里舉從前所欲涉其地者一旦而克遂所願夫人先宗族而後戚友今 上

二十七年己亥至夏卽謁世昌公祠越明日抵沙田諸宗長延至繼聲堂作述堂曰此吾鐔公

別大司成集

卷之四

三十五

二子支裔之所創垂也請爲記之余思沙田所爲沙田者鐔已前科甲鱗集未可殫述卽以我

朝

而論伯仲旭舉人教授姪恒翰林檢討恒生讓

湖廣布政讓生宸號北崖亦鴻臚序班伯姪祖

孫相繼而盛其曰繼穀或以此與父作於前子

述於後取各作述非謂斯與考之禮士大夫之

家例得有堂其制度各有攸當而皆得記其名

以寓其意如韓琦作堂于池上名曰醉白取白

樂天池上之詩也崔鄴居光德里四世同爨兒

可得而見則卽其所創垂以驗之而其人之事
業文章遂不啻親歷其世親觀其盛也余宗沙
田文昌之鉅族也余爲弟子員時先封君常道
其盛癸未入史館身羈王家丁亥雖假歸有期
喪不便他往己丑還朝迄於今緇和議爲權貴
忌乃得 賜歸故里舉從前所欲涉其地者一
旦而克遂所願夫人先宗族而後戚友今 上

二十七年己亥至夏朗謁世昌公祠越明日抵
沙田諸宗長延至繼聲堂作述堂曰此吾鐔公

剛大司成集

卷之四

三十五

二子支裔之所創垂也請爲記之余思沙田所
爲沙田者鐔已前科甲鱗集未可殫述卽以我

朝而論伯仲旭舉人教授姪恒翰林檢討恆生讓

湖廣布政讓生宸號北崖亦鴻臚序班伯姪祖

孫相繼而盛其曰繼穀或以此與父作於前子

述於後取各作述非謂斯與考之禮士大夫之

家例得有堂其制度各有攸當而皆得記其名

以寓其意如韓琦作堂于池上名曰醉白取白

樂天池上之詩也崔鄴居光德里四世同爨兄

第六人俱列三品宣宗謂卿一門孝友可爲世
法題曰德星裴度治宅東都特作別墅與白居易
易劉禹錫背把臂論文滿灑盡歡因誌其堂曰
綠野他如元載以其暉名堂武帝以遺芬名堂
亦各有所取義而皆未嘗以繼聲作述名也獨
此不名辭白不名德星不名綠野併不顯其堂
曰芸暉遺芬而惟以繼聲作述名者噫後之人
其亦顧此而興思歎

劉大司成集

卷之四

二十六

09698

曰芸暉遺芬而惟以繼聲作述名者噫後之人
其亦顧此而興思歎
此不名辭白不名德星不名綠野併不顯其堂
亦各有所取義而皆未嘗以繼聲作述名也獨
此不名辭白不名德星不名綠野併不顯其堂
曰芸暉遺芬而惟以繼聲作述名者噫後之人
其亦顧此而興思歎

第六人俱列三品宣宗謂卿一門孝友可爲世
法題曰德星裴度治宅東都特作別墅與白居易
易劉禹錫背把臂論文滿灑盡歡因誌其堂曰
綠野他如元載以其暉名堂武帝以遺芬名堂
亦各有所取義而皆未嘗以繼聲作述名也獨
此不名辭白不名德星不名綠野併不顯其堂
曰芸暉遺芬而惟以繼聲作述名者噫後之人
其亦顧此而興思歎

